

酒鬼和賭鬼

酒鬼和賭鬼是一對好朋友，兩個人都是窮得食不果腹，卻有什麼好吃的都想著和對方分享。

這天鄰居二大媽送了一包老伴吃剩下的花生米和半瓶二鍋頭給酒鬼。二大媽嘴裡念叨著：“你拿去吃了吧！省得死老頭子吃得滿嘴胡話，門都找不到在哪裡了！”

“謝謝二大媽！喝酒要有酒品！這是道德底線。我是千杯不醉的人，給您您就對嘍！戲文裡不是這樣唱嘛：寶馬贈英雄，脂肪送佳人！哈哈！謝謝您！您慢走哈！”酒鬼樂呵呵地接過花生米和酒，目送著二大媽回轉到自己家。

酒鬼高興地喊好友賭鬼一起過來分享美食。

賭鬼看了看花生米和酒，眼珠咕嚕轉轉，他忽然笑著對酒鬼說道：“哥！這酒和花生米也不多，不如我們打個賭，誰贏了誰全部吃掉！”

“嗯？”酒鬼眼睛一上一下地看著賭鬼，若有所思地說：“有點意思！說說怎麼賭？”

“誰先動，誰就輸！贏的人全部吃掉，輸的人在邊上乾巴巴地看著他吃！現在開始！”賭鬼微微低頭，眼睛上視看著酒鬼。

酒鬼毫不猶豫地把花生米全部倒進嘴裡，咕嚕嚕把酒灌進肚子裡。他一邊嚼著花生米，一邊臉色微微發紅地看著賭鬼：“打賭結束了，你贏了！酒瓶裡還有幾滴酒，你把它倒過來灑乾淨吧？”

賭鬼目瞪口呆地咽了咽口水，拱手道：“佩服！果然講武德的吃虧！明天兄弟我請你，告辭！”

賭鬼一邊快快不樂地走著，一邊仔細琢磨著怎麼讓胸口裡的悶氣痛快地宣洩出來。

忽然，他看見前面一個買菜的老嫗，手中的塑膠馬甲袋漏了，一隻燒雞掉在了地上。

賭鬼緊走幾步撿起燒雞，左右看了看，拍了拍上面的灰塵，又拿嘴吹了吹，心裡暗自思忖起來：材料有了，這題目怎麼做才好呢？

賭鬼一直想到凌晨，終於想到一個好辦法，他滿意地合上紅腫的眼睛，美美地睡去。

第二天，酒鬼笑嘻嘻地敲開賭鬼家的門，如約赴宴。

“哥！快進來，今天有好東西哦！看！一整只燒雞！”賭鬼指了指桌上破碗裡的誘人燒雞，燒雞下面的油紙也被一起放在了破碗裡：“還是和昨天一樣，我出個問題，如果你在五分鐘裡面答上來，這燒雞就歸你一個人吃，如果五分鐘裡面你答不出來，那不好意思，只好看著兄弟我獨享美味了！嘿嘿！”賭鬼把酒鬼按在凳子上，不懷好意地笑道。

“哦？”酒鬼眼睛一上一下地地看了看破碗裡的燒雞，又抬頭看了看賭鬼，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：“你說說看是什麼題目？”

“你二叔家的表姑媽的三姨夫的外甥女的女婿的姐夫，你該怎麼稱呼他？”賭鬼身體後仰，靠在搖搖欲墜的椅背上得意地看著酒鬼。

酒鬼一邊抓起破碗裡的燒雞，一邊答道：“親戚！”他把燒雞塞進嘴裡大口嚼著，口齒不清地說道：“八竿子打不著的那種！嘿嘿！不好意思啊！”

賭鬼身體向前猛地探去，就差湊到酒鬼嘴邊了，他咽著口水看著酒鬼慢慢把燒雞全部吃完，心裡如被火灼。

“謝謝老弟盛情款待！明天到哥哥家裡來，哥請你吃白玉翡翠湯！”酒鬼滿意地抹了抹油膩的嘴角，一把將破碗裡的油紙抓在手中，小心地疊了疊，對著賭鬼笑道：“明天一定早點過來啊！”

賭鬼訕訕笑著送酒鬼出了門，又是一個不眠之夜。

酒鬼回去的路上，正遇到菜場的小販快收攤了，他在地上的爛菜葉裡挑了十來片被買菜的人扒下來的青菜葉子，疊成一摞，背負著雙手，哼著小曲往家走去。

賭鬼睡眼惺忪地敲響了酒鬼家的門。

“老弟！你來得正是時候！白玉翡翠湯剛做好，就等您這位貴客了！”酒鬼笑嘻嘻地將賭鬼迎進家裡。

賭鬼小心地坐在磚頭墊著的凳子上，努力保持著身體的平衡，只見破桌上放著一大碗青菜湯，他不由愣住了：“哥！不是白玉翡翠湯麼？翡翠呢？”

“這不是嗎？”酒鬼指著湯裡的青菜葉子，又指了指湯面上漂浮著的油花，那些油花聚攏在一處，竟隱隱有些反光：“這白玉還是從老弟那張包裹燒雞的油紙上刮下來的，像我們這種勤儉人家，還是要保持好的傳統美德！心中有

詩，處處珍饈！老弟你說是也不是？”

“嘿嘿！哥哥也是風雅之人！”賭鬼訕訕笑道：“道理確實是這麼個道理！像我們這麼過日子，發財是早晚的事！否則豈不是沒了天理？哥哥出題罷！今天我怎麼也要扳回一局！”

“簡單的很！老弟你的大名叫什麼？回答出來，這翡翠白玉湯就是你一個人獨享了！”酒鬼笑盈盈地看著賭鬼。

“我大名叫宗不復啊？”賭鬼簡直不敢相信問題竟然這麼簡單。

“老弟真是天縱奇才！令人拍案叫絕！哥哥我輸得心服口服！請慢用！”酒鬼一拍大腿，指了指破桌上的青菜湯。他的動作嚇了賭鬼一大跳。

……

賭鬼摸著摸灌了滿腹湯水的肚子，忽然瞥見酒鬼正摸著下巴看著自己，心中不由覺得有點奇怪，嘴角掛著青菜葉子看著酒鬼。

“老弟！明天哥哥就到老弟家叨擾了！你不必太破費，尋常菜就可以了，葷腥少弄點，聽說吃多了容易動脈硬化！呵呵！”酒鬼咧開嘴笑道。

“呢！……”賭鬼沒來由得垂首打了個飽嗝，半天喘不過氣來。

小巷深處

我說過了，每頓半碗飯，是吃不窮誰的！來子態度很不友好。

可老人天天叨擾，社區總得有所表示。領導堅持要將錢放下。

來子一下冷了臉。壓面機嗡嗡響，來子扛面袋忙起來。領導有點兒尷尬，慢慢將拿錢的手收回，瞅著來子笑笑，道聲別，出麵條房，朝小巷深處走去。

中午時分，小巷深處盪出個拄拐的老人，緩緩移動，到麵條房前，站片刻，扶門而入，氣喘喘的。

來了？來子端只大碗倚門邊吃飯。老人嗯了一聲。

坐那兒吃吧。來子說。

老人又嗯了一聲。

屋角小桌上晾了大半碗燴菜。老人在桌旁矮凳上坐了，拿雙筷子，抓個饅頭，不客氣地開吃了。

門邊的來子不停地放碗端碗，招徠進門買麵條的顧客，沒工夫多搭理老人。老人慢慢吃完，吧吧吧嘴，打個嗝，起身扶拐，手抖抖地伸入衣袋，掏張冥票出來，給來子付錢。

好。放紙盒裡吧！來子說。



老頭仍是嗯一聲，轉身熟練地將冥票放入小桌上一個紙盒，慢慢拄拐出麵條房，沿小巷蹣跚而去。

老頭第一次拿冥票當錢付，來子也嚇了一跳。可他沒有聲張，將冥票收了。以前，老人都是自己買了麵條回家煮，從那以後，來子晚飯便多煮一份面，等老人來時直接讓他吃。老人對來子的留飯沒有異議，默默坐小桌邊吃多半碗，起身掏出一張冥票。

來子什麼也不說，將冥票收了，放入紙盒中。

也許晚飯吃習慣了，不久後的中午，老人又拄拐來到麵條房。來子鍋裡已經沒了燴菜，有點兒措手不及，可他又不喜歡聲張，想法給老人吃了。從此來子中午燴菜特意多做一份，盛放在桌上等老人。

吃完燴菜，老人同樣拿冥票給來子。來子不動聲色地收進紙盒。

個別顧客碰見後，驚奇得不得了，這冥票……你也收啊！

沒關係的。來子說。老人以前從不這樣，現在拿冥票當錢用，說明腦子有點兒迷糊了，我收冥票，是不想老人下不來台。

是啊，活到這份兒上，尊嚴薄成一張紙了！顧客說。

最後這步路，大家都要走的！顧客說，真難為你了！

不久，社區領導找上門，要替老人付飯錢，人民幣，一次性付幾百元。老人老伴去世早，沒兒沒女，原本在社區養老，可老人待不住，又打又鬧，整得不行，硬是從福利院回了老房子。社區領導不止一次找來子，想把老人的養老金留下，方便來子買菜買面。

來子不肯接受，態度明朗而堅決。社區別無他法，拜託來子費心的同時，把錢壓在老人枕頭下，面值從壹圓、伍圓、拾圓到佰圓都有，叮囑老人別再拿冥票，就花枕頭下的養老金。老人

點頭答應，卻從不碰那錢，每天依舊準時到麵條房吃飯，依舊拿冥票給來子。

記者聽得消息，多次赴小巷聯繫採訪，遭來子拒絕。來子一臉不耐煩，一邊忙碌一邊說，半碗飯的雜事，有啥好採訪的！

來子的事蹟仍是選擇而誇張地登了報，上了電視。顧客買麵條的時候，紛紛伸大拇指。來子很無奈，是我自己吃飯寂寞，找上老伯湊人氣呢！

來子單獨做飯吃，純粹為了守生意。小小的麵條房，支撐全家的日子呢，再忙再累他樂意。正因為忙，來子忽略了搭夥的老人。那天中午，等顧客漸少，來子的飯碗在他不斷端起放下最後見底時，下意識地朝屋角看一眼，放在小桌上的燴菜竟原封未動。

來子愣了片刻，大叫一聲，朝小巷深處跑去。

社區出面，將老人的遺體運到殯儀館。

靈堂白幡飄動，來子雙膝跪地。新為老人做的燴菜，放在靈桌正中間。衣服上沾著麵粉的來子，從懷裡掏出一個同樣沾著麵粉的紙盒，高高倒了一堆冥票，都是老人平日給來子的面錢一張一張積攢起來的。來子焚香三炷，引火將冥票點燃，嘴裡喃喃自語，老伯，拿著……路上花鏢吧！

限行風波



可等他站起來再看，限寬墩又變成了佈滿斑馬線的“立方體”。原來，那限寬墩只是3D畫而已！馬主任一下子反應過來，八成是馬文的“傑作”，居然畫得如此逼真，把他都給騙了。

這時，剛好有輛貨車過來了，司機見了限寬墩，罵了幾句要掉頭，馬主任連忙跑到跟前說限寬墩是假的。那司機不信，下車仔細一看，這才信了。明明知道是假的，司機重新上車後，卻克服了心理障礙，小心翼翼地開了過去。

馬主任當即給縣長髮了一段用腳踢“限寬墩”的視頻。縣長驚訝地說：“原來是3D立體畫，馬莊還有這樣的人才？”馬主任得意地說：“那是老二幹的！”

縣長稱讚了幾句，最後還是說：“這個創意雖然不錯，但很有可能還是違反相關法規的。而且這個法子短時間內管用，時間一長，司機們都知道就不靈了。”馬主任回道：“我們的本意不是限行，只是提醒貨車司機注意車速，保證周邊小孩的安全，我們會想其他辦法的！”

回到家，馬主任還是樂呵呵的，馬武借機問：“爹，我問您，那些司機為啥舉報咱村？”

馬主任說：“那還用問？咱擋了人家想走的路唄！”

“是啊。”馬武反問道，“爹，人家想走的路被堵了還能舉報，可弟弟想走的路被您堵了，他上哪兒說理去？”

馬主任沉默半晌說：“老二，你想畫就畫吧，爹不阻攔你了。”

馬文高興得蹦了起來，馬武卻拉住他說：“弟弟，你畫得再好，要是哥不修路，你能在泥地上畫不？”馬文搖搖頭說：“不能。”

“這就對了。”馬武拍拍馬文的肩膀，說，“特長再好也要有施展的基礎，文化課不過關，你照樣考不上理想的美術學校，還有半年就中考了，好好補補文化課吧！”

馬文點點頭說：“哥，我聽你的……”

馬莊的馬主任有倆兒子，大的叫馬武，小的叫馬文。前幾年馬武建築專業畢業，很快就開了一家公司，還出資將村裡那條申請多年都審批不下來的路給修好了。村裡人經常誇馬主任：“您大兒子真有出息！”馬主任聽了喜憂參半：大兒子有出息，那就是說小兒子不行？

馬文今年考高中，馬主任希望馬文和哥哥一樣，將來也搞建築，可馬文卻喜歡畫畫。這不，現在是寒假，馬文經常在屋裡塗塗抹抹。馬主任一生氣，把馬文的畫筆和顏料收了要扔掉，馬文吵鬧著喊：“爹，那是我的夢啊……”

無奈之下，馬主任就給馬武打電話求助，馬武答應抽空回來住幾天。

這天，馬武回來了，馬主任像看到了救星，把在屋裡畫畫的馬文叫了出來。馬武拍拍馬文的肩膀說：“弟弟，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狀元。你喜歡畫畫，就認准這條路走下去，哥哥支持你！”

“不行！”馬主任一拍大腿說，“老大，我讓你勸弟弟，像你一樣學建築，將來當大老闆，你怎麼勸他畫畫？”

正說著，忽然外面有人喊：“馬主任，不好了！阿六的兒子在新修的村路上被卡車軋了……”馬主任一聽，急忙叫上倆兒子直奔事故現場。

現場已經圍了不少人，阿六媳婦趴在路邊哭天搶地：“誰能救救我兒子……”原來，阿六的兒子被一輛裝

滿石子的大卡車撞倒了，此時卡在車廂底下不能動彈。

馬武俯身趴下，看了看情況，立刻讓卡車司機把車欄板打開，卸下石子。很快，車上的石子卸下了三分之二，再加上大夥兒七手八腳地幫忙，車上的石子越來越少。忽然，馬武叫道：“行了，孩子能出來了！”

原來，馬武發現，偌大的載重量使車輪比平時扁了四五釐米，若車體抬高四五釐米，說不定孩子就能被拉出來。果然，石子卸下來後車體抬高了，馬武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拉了出來。

阿六兩口子哭著抱住孩子，阿六發現孩子沒有大礙，連忙對馬武道謝。阿六媳婦卻罵道：“謝他個屁！要不是他修了路，貨車能跑那麼快？不跑那麼快能出事？”

這是什麼邏輯？馬主任氣得臉都紅了。可是眼下阿六家有難，馬主任不願意和阿六媳婦理論，讓人開車拉上他們和卡車司機去醫院檢查了。

很快，村民們都散了，只剩下馬主任父子仨和村支書。村支書說：“老馬，剛才阿六媳婦的話你別介意，你家修路是好事。”馬主任說：“我不介意。女人家情急之下那樣說，不算個事兒。可眼下路平了、車速快了，增加了安全隱患倒是事實，總得解決啊！”

這時，馬武說：“支書，爹，我有個主意：在村口打一對限寬墩，禁止運輸車輛通行。”

馬主任說這是個好辦法。車速快的往往是運輸車輛，這些司機心裡想的就是朵拉快跑掙大錢，不讓他們過就行了。村支書卻不太支持：“修路就是為了方便大家走，這樣不太妥吧？”

“有啥不妥？”馬主任說，“如果任由這些車輛通行，指不定哪天又出事呢，下次誰能保證不出人命？”

村支書看看馬武，想著這條路畢竟是馬武出資修的，最終同意了。

很快，村口的限寬墩打好了。這樣一來，一些大型的運輸車開到村口，只能掉頭繞行，頂多罵上一句發發牢騷，但安全有了保障。馬主任對馬文說：“你看，學建築多好，處處能發揮能耐，現在村裡人又開始誇你哥有能耐了。你學畫畫有啥用？”

馬文嘟著嘴說：“哥哥是聰明，但這主意不見得是好主意。挺寬敞的路弄一對限寬墩，一下子破壞了美感。”馬主任氣得直罵馬文書呆子，可馬武聽了卻若有所思。

果然，不出幾天，村支書過來說限寬墩必須馬上拆除，因為周邊幾個跑運輸的聯合向縣公路管理局舉報馬莊的做法。他剛收到通知，說私自設置限寬墩是違法的。

咋還違法了？馬主任很不解。但上面的指示不能不聽，只能派人把限寬墩拆了。

這樣一來，臨馬路幾家有孩子的住戶找到村委會，說拆了限寬墩，出

了事誰負責？村委會一時也想不出好辦法，就暫時讓村幹部輪流到村口值班，提醒運輸車輛慢行。

這天輪到馬主任值班，他正準備去村口，倆兒子說當爹的年紀大了，應該由兒子代替值班。馬主任暗暗高興，但看到他們提著一個箱子，就問咋回事。馬武說：“爹，我已經勸過弟弟了，他答應放棄畫畫，這是您前幾天要扔的畫具，我們順便拿出去扔了，斷了念想！”

馬主任一聽，開心極了：老二終於開竅了。

傍晚，兄弟倆回來了，馬主任發現倆人有點兒不對勁，正疑惑呢，縣長打來了電話。縣長剛好是馬主任的表哥，他生氣地問：“前幾天你們村的限寬墩被人舉報了，不是拆了嗎？咋又弄上了……沒有？舉報電話都打到我這兒了！”

原來，縣公路管理局剛剛又接到舉報，說馬莊的限寬墩又重新立了起來。公路管理局認為馬主任之所以有恃無恐，是因為有縣長撐腰，不敢管了。結果那些司機直接舉報給縣長了。縣長最後罵了一句：“你這不是給我臉上抹黑嗎？趕緊拆了！”

馬主任一頭霧水地掛了電話，急忙趕去村口看究竟。

到了村口一看，果然有一對限寬墩立在那裡，馬主任氣得用腳一踹，誰知踹空了，“撲通”一聲摔倒在路面上。咋回事？馬主任躺在地上邊擦屁股邊看，那限寬墩並沒有高出地面，